

胡芦巴的本草文献研究*

吴挺超¹, 何茗芪², 岳仁宋^{2**}, 罗 权¹, 冯皓月², 吴绍祺², 温川飙³

(1.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成都 610011; 2.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成都 610072;

3. 成都中医药大学 成都 610075)

摘 要:胡芦巴是一味极具开发前景的中药。目前关于其成分提取、质量标准、炮制工艺及药理作用等方面的报道较多,而针对相关古籍记载进行梳理分析的研究尚欠缺。人们对胡芦巴的本草学认识尚存在争议及不全面之处。本研究通过系统查阅古代典籍,首次对胡芦巴的名称、基原、炮制及性能(包括性味、归经、功效、主治、毒性和禁忌)进行了全面考证,为进一步开发利用和深入研究中草药胡芦巴提供本草学参考。研究发现胡芦巴有苦豆、芦巴、胡巴、季豆等多个别名。基于分析历代典籍对胡芦巴植物原形的描述及附图,认为古今药用胡芦巴为同一植物品种的可能性较大。除了目前通用的盐炙法,古籍还记载了炒法、蒸法、焙法、煅法等8种胡芦巴的炮制手段。性能考证得出其性味温热,味苦甘辛,归肾、胃、肝、膀胱经。除了药典记载的效用外,本研究还补充了胡芦巴的“聪耳明目、引火归元”功效和“腹胁胀满”主治。毒性及禁忌考证发现历代本草均记载胡芦巴无毒,但是实热证、阴虚证、孕妇应当谨慎使用。

关键词:胡芦巴 本草考证 基原 炮制 性能

doi: 10.11842/wst.20220911001 中图分类号: R282.71 文献标识码: A

胡芦巴是豆科植物胡芦巴 *Trigonella foenum-graecum* L. 的干燥成熟种子。《中国药典》记载其性味苦温,归肾经,具有温肾助阳、祛寒止痛的功效^[1]。作为一种极具开发前景的药食同源植物,现代药理研究已经报道了胡芦巴具有降血糖、调节血脂、抗炎、抗氧化和抗肿瘤等多种作用^[2]。目前关于胡芦巴的成分提取、质量标准、炮制工艺及药理作用等方面的现代报道较多,而针对相关古籍记载进行梳理分析的研究尚欠缺。人们对胡芦巴的基原、归经、性味、功效等关键问题的认识尚存在争议及不全面之处。在基原问题上,由于胡芦巴在古代有诸多不同别名,且相关描述散在载录于众多古籍之中,并掺杂有部分不实记载,这些都为胡芦巴的正本清源带来了挑战。古今胡芦巴的品种是否一致目前还未有定论,限制了其传统功用在今的推广。因其传统炮制方法多样,目前尚未

有文献对其炮制品进行归类及评述。在临床应用方面,胡芦巴调节糖脂代谢等现代药理作用得到了较多关注,但鲜有针对其传统功效的相关报道。人们对其中药学认识也多局限于药典的叙述,未能充分挖掘其临床应用范围。基于此,本文通过系统查阅古代典籍,梳理相关描述并仔细与现代药典及专著中的记载进行对比,首次对胡芦巴的名称、基原、炮制及性能进行了全面考证。本研究以期发掘与继承先人应用该药物的临证经验,也为临床和科研工作者进一步开发利用及深入研究中草药胡芦巴提供本草学参考。

1 名称考证

胡芦巴始载于《嘉祐本草》^[3]及《本草图经》^[4](两书成书于宋朝,且均于1061年刊印^[5-6],难以区分先后)。《嘉祐本草》和《本草图经》分别以“葫芦巴”^[3]、“胡芦

收稿日期:2022-09-11

修回日期:2023-08-17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面上项目(82174236):基于数据湖技术的疾病主客观征象及生物信息“分层特征关联网络”的发现及算法研究——糖尿病为例,负责人:温川飙。

** 通讯作者:岳仁宋,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医药防治内分泌代谢疾病的临床与基础研究。

巴”^[4]命名该药物,虽是同时代书籍,但有“葫”和“胡”之差。关于始载典籍的追溯可从《本草图经·葫芦巴》^[4]:“然《本经》不著,唐以前方亦不见者,盖是出甚近也”和清代《本草正义》^[7]:“葫芦巴,始见《嘉祐本草》”中得到证实。《嘉祐本草》及《本草图经》以后,“葫芦巴”和“胡芦巴”成为了历代典籍记载该本草最常用的药物名。此外,葫芦巴还有诸多别名,如《饮膳正要》有载“苦豆,系葫芦巴”^[8]。由于葫芦巴与莱菔子外形相似,在一些地区还存在两者混用的现象,如《罗氏会约医镜·葫芦巴》载“是番地莱菔子”^[9]。葫芦巴别名及出处的考证详见表1。

2 基原考证

历代典籍对葫芦巴植物原形的描述极少,仅在《本草品汇精要》中有述“春生苗,茎高四五尺,叶叶对生如槐,夏开黄花,五出,随作荚如蚕豆,其实似莱菔子而匾”^[15]。《本草图经》^[4]、《证类本草》^[16]、《本草蒙筌》^[17]及《本草便读》^[18]中附有药图,见图1。以上描述及图

1A-1D所展示的植物叶片形态当为“二回奇数羽状复叶”,与《中药大辞典》^[19]记载的现药用葫芦巴(*Trigonella foenum-graecum* L.)“三出羽状复叶,互生”不符(图1E)。然而,宋朝《本草图经》所附的外来药图例是通过商贾处了解并绘制的(“其产与番夷者,即问商舶,依此共析”),书中的外来药以标注广州出者最多,其中包括“广州葫芦巴”。图1A-1D所示的四幅药图大体相似,传抄可能性大,笔者认为留存的对葫芦巴原形的描述及图例极有可能是依据了不确切的传闻。但《本草品汇精要》中“开黄花”与“实似莱菔子而匾”的记述与《中药大辞典》^[19]记载的“花冠黄白色或淡黄色……种子近椭圆形,稍扁,黄褐色”是一致的。此外,《本草纲目》^[20]及《证类本草》^[16]中对葫芦巴的生长规律描述为“春生苗,夏结子,子作细荚,至秋采”,这也与现药用葫芦巴“一年生本草……荚果……花期4-7月,果期7-9月”相符^[19]。《中国植物志》^[21]载录我国共分布有9种豆科葫芦巴属植物,其中只有 *Trigonella foenum-graecum* L. 有特殊的香豆素气味,而葫芦巴别名中就包括了“香豆子”。综上,认为古今药用葫芦巴为同一植物品种的可能性较大。

卢卫红等^[22]认为古籍《本草图经》中的葫芦巴为现今《中药大辞典》中载录的苦豆子。然而《中药大辞典》^[23]所载苦豆子药性“苦寒,有毒”,以“清热燥湿、解毒杀虫”为主要功效,与《本草图经》^[4]“治元脏虚冷气……兼治膀胱冷气”的功效描述相差甚远。在历代古籍中也未曾出现过葫芦巴药性苦寒的记载。《中药大辞典》^[19]“葫芦巴”章节中也明确指出“苦豆”为葫芦巴

表1 葫芦巴的别名及出处

别名	时间	出处
葫芦巴	宋朝	《嘉祐本草》
苦豆	元朝	《饮膳正要》
葫芦巴子	清朝	《验方新编》 ^[10]
芦巴	清朝	《本草易读》 ^[11]
胡巴	清朝	《本草求真》 ^[12]
季豆	1959年	《东北药用植物志》 ^[13]
小木夏	1970年	《新疆中草药手册》 ^[14]
香豆子	1970年	《新疆中草药手册》 ^[14]



图1 葫芦巴药图

注:A:《本草图经》;B:《证类本草》;C:《本草蒙筌》;D:《本草便读》;E:《中药大辞典》。

的古代“异名”,故作者对卢卫红等^[22]的考证存在异议。

3 炮制方法考证

2020版《中国药典》中对于葫芦巴的炮制仅载录了盐炙法一种,即将生品加盐水拌匀焖透后,置于容器内以文火炒至微具焦斑且香气溢出。宋朝以来,除盐炙法外,还有许多不同的炮制方法记载,可归纳为以下8种。

3.1 炒法

炒法是古籍记载中对于葫芦巴炮制的最常用方法,又分为“清炒”和“加辅料炒”。清炒法如《黄帝素问宣明论方》中记载“葫芦巴炒”^[24]。关于葫芦巴炒制的程度在不同的典籍中有散在描述,如《医灯续焰》“炒香”^[25];《普济本事方》“微炒”^[26];《大方脉》“炒切”^[27]，“切”即干燥的意思;《验方新编》^[10]“铁锅内炒黑”。葫芦巴为种子类药物,古有“逢子必炒”的说法,经炒制后,其种子膨胀,种皮爆裂,质地变得酥脆,易粉碎,有利于有效成分的溶出^[28]。与生品相比,炒品的苦燥之性稍缓,温补肾阳的作用稍强,逐寒湿之力稍逊于生用,常用于治疗肾脏虚冷^[29]。将生药材与固体辅料同炒的方法则称为“加辅料炒法”。葫芦巴炒法应用辅料的记载包括了海金沙、山茱萸、全蝎、巴豆、盐和芝麻,出处详见表2。由于固体辅料具有中间传热的作用,与清炒法相比能让药材受热更加均匀。一般而言,不同的辅料有不同的炮制目的。现今炒法常用的固体辅料包括了麦麸、黄土、大米、蛤粉、滑石粉和食盐等。除了盐炒法外,葫芦巴古代炒法应用的辅料与现代迥异,值得进一步探索。吕侠卿^[30]认为葫芦巴的炒制辅料有以下意义:“盐炒走肾,以助药力;芝麻炒取其以润制燥;海金沙、巴豆拌炒,借海金沙利湿通淋、巴豆推荡之力,攻克冷积凝滞之疾;山茱萸拌炒,有利肾脾虚泄泻之症,妙在因症施用”。而全蝎用于炒制辅料未见有相关报道,根据其搜风通络之性推测,全蝎辅料炒法可能会增强葫芦巴祛除风寒湿的功

效。相关依据见于《医学入门》^[31]“风挟寒湿者,五积交加散,用全蝎炒过,去蝎”。

3.2 炙法

炙法是将待炮制品与液体辅料共同拌润,并炒至一定程度的方法。葫芦巴用炙法炮制的记载包括了盐炙法和酒炙法。如今葫芦巴饮片通用的盐炙法最早在清代《理瀹骈文》中始有载录“葫芦巴盐水炒”^[38]。盐炒法与盐炙法均属于盐制法的范畴,能够引药下行入肾,增强葫芦巴的温肾功效,还能借以盐之咸寒缓解其温燥之性。现代主要采用盐炙法与当前主要着眼葫芦巴的温肾助阳功效相关。盐炒葫芦巴和盐炙葫芦巴在有效成分煎出量上是否存在差异,值得科研人员进一步探索,古文献中的诸多炮制手段是否更具优势也是目前葫芦巴现代研究中应该重视的话题。酒炙法即将生品与一定量的酒拌匀闷润后,置于容器内炒干。使用酒炙法的记载如《伤寒绪论》中“葫芦巴,酒浸,炒”^[39]。酒甘辛大热,能通血脉、行药势、散寒邪,能够助长葫芦巴的温肾散寒之功^[40]。

3.3 蒸法

葫芦巴的采用蒸法炮制的记载主要为加了酒作为辅料的“加辅料蒸法”。如《景岳全书》“酒拌蒸”^[41];《本草纲目》“淘净,以酒浸一宿,晒干,蒸熟”^[20];《本草述钩元》“入药淘净,酒浸一宿,晒干蒸熟”^[42]。酒蒸炮制利用水蒸气的热力增加了酒的穿透性,有利于有效成分的溶出,从而增强药物疗效^[43]。与酒炒法相似,酒蒸的目的也是助长葫芦巴的温肾散寒之力^[40]。

3.4 焙法、煮法

焙法是指将生药置于容器内,用文火经较短时间加热,不断翻动,焙至药物颜色加深且质地酥脆。葫芦巴以焙法炮制的记载包括直接焙和酒浸后再焙两种。出处见于《疡医大全》“焙研”^[44];《杂病源流犀烛》“酒浸一宿焙”^[45];《圣济总录》“酒浸,焙”^[46]等。焙法目前主要用于虫类药物,通过烘焙能够达到充分干燥、便于储存及矫臭矫味的目的。与炒法相比其破种皮

表2 炒法的辅料及出处

辅料	时间	出处	原文
海金沙	宋朝	《类编朱氏集验医方》 ^[32]	“用海金沙一钱炒,不用金沙”
山茱萸	宋朝	《是斋百一选方》 ^[33]	“以山茱萸一两炒,候香熟去山茱萸”
全蝎	明朝	《古今医统大全》 ^[34]	“用水浸过,用全蝎二十个炒,去全蝎不用”
巴豆	明朝	《秘传外科方》 ^[35]	“令二两用巴豆四两炒令赤色”
盐	明朝	《普济方》 ^[36]	“盐炒黄色”
芝麻	清朝	《张氏医通》 ^[37]	“同芝麻炒”

之力不足,可能是焙法在葫芦巴炮制上逐渐被淘汰的原因。煮法是将生药加辅料或不加辅料放入容器,加适量清水同煮的方法。煮法与焙法共制葫芦巴的记载如《张氏医通》“与补骨脂同羊肾煮,汁尽为度,焙干”^[37]、《女科证治准绳》“入羊肠内煮,焙干”^[47]。煮法的辅料多起协同作用。山茱萸、羊肾和羊肠内的羊脂油均具有温补肾阳的功效,起到了增强葫芦巴温肾助阳之力的作用。

3.5 其他

其他炮制手段还有煨法、煨法和酒制法。煨法炮制载于《临床医案》“葫芦巴,煨”^[48]。煨法见于《普济方·瘰癧门》“葫芦巴,煨”^[49]。酒制法的记载如《医方选要》“葫芦巴,酒浸”^[50]。此外还有葫芦巴生用的记载,如《奇方类编》中载录的回阳丹药味组成中有“胡巴二两,生熟各半”^[51],又如《普济方·诸虚门》载录的香茸丸中“葫芦巴,洗淘净”^[52]。

4 性能考证

4.1 四性考证

历代本草对葫芦巴四性的归属有“温”和“热”两种观点。葫芦巴性温的记载见于《伤寒瘟疫条辨》“气温,纯阳”^[53];《要药分剂》“性温”^[54];《苍生司命》“温暖”^[55];《本草正义》“大温”^[7]等。葫芦巴属热的记载如《罗氏会约医镜》“性热”^[9];《医宗必读》“葫芦巴……热”^[56];《福寿丹书》“天雄,附子,干姜,肉桂,吴萸,萆拔,胡巴。以上热”^[57]。古人对某药药性的判断,只是一定历史时期、一定认识水平的产物,存在分歧有时是不可避免的。温与热同属于一类药性,区别在于程度。目前对于药物四性的评定尚无客观定量标准,尤其是在复方使用的情况下,要得出完全统一的结论是非常困难的。从历代典籍以及《中国药典》的描述来看,古今对葫芦巴温热药性的认识是一致的。

4.2 五味考证

与《中国药典》的记述一致,大部分古籍如《本草纲目》^[20]、《玉楸药解》^[58]、《本草发挥》^[59]等均记载葫芦巴“味苦”。此外,还有葫芦巴味辛和味甘的记载。《类证普济本事方释义》载“葫芦巴气味辛温”^[60],《本草便读》“味苦而辛”^[18],《医学原理》“苦甘辛温”^[61]。古人对于五味的确定除了依据药物的客观真实滋味外,更重要的是还往往联系到功效特点,作为对药物作用的高度概括。如麻黄在现代中药学教材中的药味描述为“辛、微苦”,然而麻黄本身滋味并无辛味,由于其具有较强的发散作用,便增加了麻黄辛味一说以反映其能散的作用特点^[62]。在药性理论中苦味主要对应的是清泄的功效特点,与葫芦巴的温热性质不符。结合作者亲尝,微苦应当为葫芦巴的真实滋味。而辛味能反映其祛寒止痛的功效,甘味则反映其温肾助阳之效,因此“辛、甘”当是依据效用而定的。综上,《医学原理》中对葫芦巴“苦、甘、辛”的认识最为全面,同时兼顾了滋味和作用两方面特点。

4.3 归经考证

所有言及葫芦巴归经的古籍均认可其入肾经,如《类证普济本事方释义》记载“葫芦巴……入肾”^[60],《本草求真》“入肾补命”^[12],《瘴症指南》“引阳气入肾”^[63]。此外,还有葫芦巴入右肾命门的说法,见于《本经逢原》“葫芦巴……右肾命门药也”^[64],《伤寒瘟疫条辨》“入右肾”^[53],《要药分剂》“入命门经”^[54]。因自北宋《梦溪笔谈》“肾亦二,左为太阳水,右为少阳相火”起就有右肾属阳的提法^[65],此后《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有进一步论述:“右肾属火……兴衰之道由于此……是言命门相火也”^[66]。所以葫芦巴入右肾命门的提法当是为了强调其温肾助阳的功效。

此外还有关于葫芦巴能入胃经、肝经、膀胱经的记载,相关出处见表3。中药归经最初的确定是以脏象和经络学说为理论基础,以所治病证为依据而总结

表3 葫芦巴的肾外归经及出处

归经	时间	出处	原文
胃经	清朝	《玉楸药解》 ^[58]	“葫芦巴……入足阳明胃、足少阴肾经”
肝经	清朝	《药论》 ^[73]	“葫芦巴入肝、肾”
	清朝	《本草便读》 ^[18]	“葫芦巴……入肝、肾二经”
膀胱经	明朝	《雷公炮制药性解》 ^[74]	“葫芦巴……入肾膀胱二经”
	明朝	《医宗必读》 ^[56]	“葫芦巴……入肾、膀胱二经”
	清朝	《冯氏锦囊秘录》 ^[75]	“葫芦巴……入肾、膀胱二经”
	清朝	《罗氏会约医镜》 ^[9]	“葫芦巴……入肾、膀胱二经”

出来的。在《本草通玄》^[67]和《玉楸药解》^[58]中均有记载胡芦巴治“腹胁胀满”,在《凌临灵方》还记载有归芪建中汤加胡芦巴治疗“胃寒痛”^[68],在《临证指南医案·呕吐》中载有附子理中汤加胡芦巴以“暖胃阳”^[69]。此外,胡芦巴及其复方还常用于治疗疝气。在《医宗说约》^[70]和《万氏济世良方》^[71]中分别记载胡芦巴主“膀胱诸疝”“膀胱疝气”,《本草品汇精要》记载其“主膀胱冷气”^[15]。疝气与足厥阴肝经关系密切,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从正更是提出了治疝必先治肝^[72]。现今的药典和教材往往只标明药物的主要归经,故不能将其绝对化,认为其一定不归别经。现代药典仅记述胡芦巴归肾经,当前在功效应用上多关注其温肾助阳相关。对胡芦巴肾外归经的考证有利于加深人们对其温肾以外功效的认识。

4.4 功效及主治考证

《中国药典》对胡芦巴功效的描述为:“温肾助阳,祛寒止痛。用于肾阳不足,下元虚冷,小腹冷痛,寒疝腹痛,寒湿脚气”^[1]。本研究对药典记载的功效和主治进行了考证,并在全面查阅古籍的基础上补充了胡芦巴的“聪耳明目、引火归元”功效和“腹胁胀满”主治。

详见表4、表5。关于其“聪耳明目”之功目前未有文献报道。从胡芦巴的“肝、肾”归经及温补之性推测,“聪耳明目”的可能是通过复方配伍达到暖补肝肾而实现的。相关的复方如“八味丸”(《古今医统大全》),明朝医家徐春甫^[34]言此方“温平补肝肾……令人耳目聪明”。“引火归元”多用于治疗下焦阳虚阴寒过盛,真火无处容身而被迫逃往上焦而出现的一些上部火热证候。胡芦巴通过温补肾阳,祛除下焦寒气,从而引导真阳归于本位。作为一味在调节糖脂代谢上非常有前景的药物,胡芦巴在糖尿病胃轻瘫(一种以胃排空和肠推进延迟为主要特点的糖尿病并发症)上的治疗也值得引起重视。其“腹胁胀满”主治契合了该病的腹胀、早饱、纳呆等表现。侯全忠等^[76]报道了香砂六君子汤加用胡芦巴等药物治疗糖尿病胃轻瘫的临床疗效,潜在的疗效机制有待进一步挖掘。

4.5 毒性及禁忌考证

诸多典籍如《本草纲目》^[20]、《本经逢原》^[64]、《本草品汇精要》^[15]、《雷公炮制药性解》^[74]等均记载胡芦巴“无毒”。此外,丹波康赖^[81]于《医心方》中有述“凡疝,一切皆忌。唯白饭、盐、豉、苜蓿、苦豆、芜菁,不在禁

表4 胡芦巴的功效考证

功效	时间	出处	原文
温肾助阳	清朝	《医宗说约》 ^[70]	“胡芦巴温,暖补肾脏”
	清朝	《本草便读》 ^[18]	“补肾壮元阳”
祛寒止痛	清朝	《本草正义》 ^[7]	“疏泄寒气之药”
	明朝	《万病回春》 ^[77]	“胡巴温暖……膀胱诸疝,胀痛皆除。”
聪耳明目	清朝	《药论》 ^[73]	“葫芦巴入肝、肾……聪耳明目,舍是何堪?”
	清朝	《喻选古方试验》 ^[78]	“一人病目不睹,思食葫芦巴频频不缺,不周岁,目中微痛,如虫行入眦,渐明而愈”
引火归元	明朝	《本草通玄》 ^[67]	“导火归经,与肉桂同功”
	清朝	《本经逢原》 ^[64]	“胡芦巴……元阳不足,冷气潜伏不得归元者宜之……其导火归元之功可知”

表5 胡芦巴的主治考证

主治	时间	出处	原文
肾阳不足	清朝	《本草求真》 ^[12]	“治肾脏虚冷”
下元虚冷	明朝	《本草纲目》 ^[20]	“今医家治元脏虚冷为要药”
	明朝	《本草通玄》 ^[67]	“温补下元”
小腹冷痛	清朝	《伤寒瘟疫条辨》 ^[53]	“胡芦巴……暖丹田”
	宋朝	《杨氏家藏方》 ^[79]	“葫芦巴丸。治下焦阳愈,脐腹冷痛”
寒疝腹痛	元朝	《珍珠囊补遗药性赋》 ^[80]	“葫芦巴治虚冷之疝气”
	清朝	《本草易读》 ^[11]	“胡芦巴……治冷气疝瘕”
寒湿脚气	清朝	《本草易读》 ^[11]	“胡芦巴……疗寒湿脚气”
腹胁胀满	清朝	《玉楸药解》 ^[58]	“胡芦巴……治水土湿,腹胁满胀”
	明朝	《本草蒙筌》 ^[17]	“葫芦巴……驱胀满腹胁中”
	清朝	《药论》 ^[73]	“葫芦巴……疗阴寒腹胁之胀满”

限”,认为病疴者应当严格忌口,但葫芦巴同米饭和盐一样安全,无需禁忌。可见,古人认为葫芦巴是安全且无毒的。然而在实际的临床应用中,中药的安全性等诸多因素相关,如使用剂量、药物配伍、给药途径、适应人群等。前人对葫芦巴“无毒”的认识值得借鉴参考,也存在历史条件的局限。本研究主要聚焦于本草文献整理,关于葫芦巴的用药安全问题,仍需要持续关注更多的临床报道不断进行补充。关于葫芦巴的禁忌证,《本草正义》载“必系真阳式微,水寒气滞者为宜,苟挟温邪,即为大忌”^[7],《冯氏锦囊秘录》“相火炽盛,阴血亏少者禁之”^[75],《本草便读》“阴亏者非所宜也”^[18],《本草品汇精要》“妊妇勿服服之令儿矮”^[15]。综上,古人充分认识到葫芦巴的温热之性,认为实热证、

阴虚证均应避免使用,并且孕妇也在禁忌之列。

5 结论

葫芦巴有苦豆、芦巴、胡巴、季豆等多个别名。通过基原考证,作者认为古今药用葫芦巴当为同一植物品种的可能性较大。除了目前通用的盐炙法,古籍还记载了炒法、蒸法、焙法、煨法等8种葫芦巴的炮制手段。性能考证发现其性温热,味苦甘辛,归肾、胃、肝、膀胱经,对药典记载的葫芦巴药味及归经进行了补充。除了药典描述的效用外,本研究还增补了葫芦巴的“聪耳明目、引火归元”功效和“腹胁胀满”主治。历代本草均记载葫芦巴无毒,但是实热证、阴虚证、孕妇应当谨慎使用。

参考文献

- 1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部: 2020年版.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20:253.
- 2 Yadav U C S, Baquer N Z.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of *Trigonella foenum-graecum* L. in health and disease. *Pharm Biol*, 2014, 52(2): 243-254.
- 3 宋·掌禹锡. 嘉祐本草辑复本.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9:274.
- 4 宋·苏颂. 本草图经.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319-320.
- 5 孟永亮, 梁永宣, 师建平. 北宋校正医书局编校《嘉祐本草》考释. 中华医药杂志, 2018, 33(4):1492-1494.
- 6 顾秀杰. 苏颂《本草图经》考述. 长春中医学院学报, 2003, 19(2): 47-48.
- 7 清·张山雷. 本草正义.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177.
- 8 元·忽思慧. 饮膳正要.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9:11.
- 9 清·罗国纲. 罗氏会约医镜.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5:595.
- 10 清·鲍相璈. 验方新编-上册.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0:136.
- 11 清·汪切庵. 本草易读.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7:69.
- 12 清·黄宫绣. 本草求真.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8:164.
- 13 刘慎谔. 东北药用植物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114.
- 14 新疆部队后勤部卫生部. 新疆中草药手册.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70:502.
- 15 明·刘文泰. 本草品汇精要.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3:355.
- 16 宋·唐慎微. 证类本草.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361.
- 17 明·陈嘉谟. 本草蒙筌.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8:168.
- 18 清·张秉成. 本草便读.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0:59.
- 19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中药大辞典.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1885.
- 20 明·李时珍. 本草纲目.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452.
- 21 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 中国植物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8:302-312.
- 22 卢卫红, 张守锁, 朱春玲. 葫芦巴的本草考证. 中医药信息, 1998, 15(4):31-32.
- 23 南京中医药大学. 中药大辞典.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1774.
- 24 金·刘完素. 黄帝素问宣明论方.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122.
- 25 清·潘楫. 医灯续焰.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8:131.
- 26 宋·许叔微. 普济本事方.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59:29.
- 27 潘贵玉. 湖湘名医典籍精华-内科卷.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175.
- 28 贾天柱, 许枏. 中药炮制化学.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264.
- 29 叶定江, 张世臣, 吴皓. 中药炮制学.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1:630.
- 30 吕侠卿. 中药炮制大全.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25.
- 31 明·李梴. 医学入门.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872.
- 32 宋·朱佐. 类编朱氏集验医方.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29.
- 33 宋·王璆. 是斋百一选方.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267.
- 34 明·徐春甫. 古今医统大全-下册.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1:837.
- 35 明·赵宜真. 秘传外科方.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1:184.
- 36 明·朱橚. 普济方.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9:3905.
- 37 清·张璐. 张氏医通. 上海: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2006:755, 808.
- 38 清·吴尚先. 理渝骈文.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1:149.
- 39 清·张璐. 伤寒绪论.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230.
- 40 曹晖, 付静. 全国中药炮制经验与规范集成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531.
- 41 明·张景岳. 景岳全书.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724.
- 42 清·杨时泰. 《本草述钩元》释义.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306.

- 43 侯杰. 中药酒蒸法的工艺研究. 广州化工, 2014, 42(7):9-11.
- 44 清·顾世澄. 疡医大全.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7:756.
- 45 清·沈金鳌. 杂病源流犀烛.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4:477.
- 46 宋·赵佶. 圣济总录.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1492.
- 47 明·王肯堂. 女科证治准绳.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339.
- 48 张骥孙. 临证医案.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5.
- 49 明·朱橚. 普济方.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9:592.
- 50 明·周文采. 医方选要.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3:89.
- 51 清·吴世昌. 奇方类编.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86:79.
- 52 明·朱橚. 普济方.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9:3411.
- 53 清·杨璠. 伤寒瘟疫条辨.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6:284.
- 54 清·沈金鳌. 要药分剂. 上海: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2005:410.
- 55 明·虞抟. 苍生司命.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4:35.
- 56 明·李中梓. 医宗必读.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90.
- 57 明·龚居中. 福寿丹书.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2:186.
- 58 清·黄元御. 玉楸药解.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7:5.
- 59 元·徐彦纯. 本草发挥.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60.
- 60 清·叶天士. 类证普济本事方释义.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2:63.
- 61 明·汪机. 医学原理.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9:424.
- 62 张森, 霍海如, 王朋倩, 等. 辛味药性理论溯源与现代研究评述. 中草药, 2018, 49(3):505-511.
- 63 明·郑灵渚. 瘴症指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52.
- 64 清·张璐. 本经逢原.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74.
- 65 林炜濠, 邓力. 沈括首论“右肾命门相火”之刍议.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7, 23(12):1655-1656.
- 66 金·刘完素. 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20.
- 67 明·李中梓. 本草通玄.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30.
- 68 清·凌奂. 凌临灵方.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70.
- 69 清·叶天士. 临证指南医案.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8:192.
- 70 清·蒋示吉. 医宗说约.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4:31.
- 71 明·万表. 万氏济世良方.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1:411.
- 72 徐亭亭, 骆文斌, 史话跃. 疟疾病位探析.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7, 23(12):1663-1664.
- 73 清·沈文彬. 药论.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9.
- 74 明·李中梓. 雷公炮制药性解.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3:71.
- 75 清·冯兆张. 冯氏锦囊秘录.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8:784.
- 76 侯全忠, 张强, 晏桂华. 加味香砂六君子汤治疗糖尿病胃轻瘫56例临床观察. 新中医, 2010, 42(12):17-19.
- 77 明·龚廷贤. 万病回春.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4:15.
- 78 清·喻嘉言. 喻选古方试验.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9:14.
- 79 宋·杨倓. 杨氏家藏方.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8:175.
- 80 元·李东垣. 珍珠囊补遗药性赋.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58:2.
- 81 日·丹波康赖. 医心方.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1:175.

Literature Research on Herbal Medicine of Fenugreek

Wu Tingchao¹, He Mingmin², Yue Rensong², Luo Quan¹, Feng Haoyue², Wu Shaoqi², Wen Chuanbiao³

(1. Chengdu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Chengdu 610011, China; 2. Hospit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610072, China; 3.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610075, China)

Abstract: Fenugreek is a kind of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with great development prospects.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modern reports on its components extraction, quality standards, processing technology and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research on sorting out and analyzing the relevant ancient records, and people's herbological cognition of fenugreek is still controversial and incomplete. In this study, through systematic review and analysis of ancient records, the names, original plant, processing methods and properties (including nature, flavor, meridian tropism, action, application, toxicity and contraindication) of fenugreek were comprehensively verified for the first time, which provided a herbological reference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utilization and in-depth study of Fenugreek. It is found that fenugreek has several names such as Kudou, Luba, Huba and Jidou. Based on analyzing the descriptions and pictures of fenugreek original plant in ancient records, there is a strong likelihood that the ancient and modern medicinal fenugreek belong to the same species. In addition to the current common method of stir-frying with salt solution, the ancient books also recorded eight processing methods of fenugreek, such as stir-frying, steaming, baking, and calcining.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of properties, it is found that fenugreek is warm-hot in nature, bitter, sweet, and

pungent in flavor, and attributive to the kidney, stomach, liver and bladder meridians. In addition to the efficacy recorded in pharmacopoeia, this study also complemented fenugreek's actions of "improving hearing and eyesight, guiding fire to origin" and application of "fullness and discomfort in abdomen and hypochondrium". According to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toxicity and contraindication, fenugreek has been recorded as non-toxic in the past dynasties, but it should be used cautiously in the excess-heat syndrome, Yin deficiency syndrome, and pregnant women.

Keywords: Fenugreek, herbal textual research, original plant, processing, properties

(责任编辑: 刘玥辰)